

# 从电影《满江红》说起

历史掌故 杨庆文

张艺谋的《满江红》是一部架空历史题材剧作,不是正剧,却是建立在史实基础上。就像一间房子,框架是现实存在的,但如何装潢,那是想住进去的这个人说了算。

故事发生在岳飞被害后四年,秦桧率兵与金国会谈。会谈前夕,金国使者死在宰相驻地,所携密信不翼而飞……这样的背景假设,要惊悚可以、要悬疑也行,想象的空间可谓丰富。

对于秦桧在风波亭杀害岳飞等人这件事,恨秦桧的人不要太多。

害死岳飞,这其中最大责任应该由宋高宗赵构承担,个中原因最大一条是,假如岳飞把身陷北国的两位皇帝迎回来,赵构该如何办?这皇帝的位置让还是不让?

秦桧杀岳飞,是借赵构之手干掉抗金的主战派,虽然有皇帝在背后支持,但秦桧心里也是害怕的,当抗金名将韩世忠诘问秦桧杀岳飞理由时,秦桧以“莫须有”三字回答。“莫须有”三字就可以让岳飞的“天日昭昭”不见天日,这也太儿戏了。

害死岳飞之后的秦桧只手遮天南宋朝廷十余年,虽然在《岳飞传》中有“疯僧戏秦桧”之说,让秦



桧背上生痛痛死,但那毕竟只是戏说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临终前的秦桧还曾被加封为“建康郡王”。建康是南京的古称,曾在金军攻打江南时失陷,由岳飞收复。岳飞收复的地方,却成了秦桧的封地。

一生陷害忠良、排除异己的秦桧不仅自己寿终正寝,还福泽子孙,而为国家浴血奋战的岳飞和长

子岳云等人却惨遭杀害。你说老百姓这口气能忍吗?待岳飞平反后,后世老百姓给秦桧夫妇等人雕刻、铸造成跪像,让他们长跪于岳飞墓前,经受风吹雨打。什么是“天日昭昭”,这才是天日昭昭,就算是秦氏后人,来到岳飞墓前也发出“人从宋后少名桧,我到坟前愧姓秦。”老百姓恨死秦桧,还在民间发明“油条”,把秦桧夫妇天天放在锅里油炸,以表内心的痛恨之情,这也是我们现在吃油条的由来。

电影当中,孙均逼着秦桧背诵《满江红》,他对秦桧说:“你以为这么多人死,真就是为了杀你?你觉得这样做值吗?”这几句话我以为这是张艺谋对“刺杀”秦桧的总结,也在为电影《满江红》点题。虽然当年秦桧躲过一劫,但在接下来的历史岁月中,秦桧经历着比其他奸臣更为惨痛的唾骂与嫌弃。如果从这一点出发,电影里不杀秦桧,而是让秦桧继续扮演老百姓心中的那根“刺”,延续老百姓对卖国贼的仇恨,妥当之至。

影片结尾处,一生一死两个秦桧绑在一起,形成鲜明的生死对比,当时的秦桧就算活着,其实已经死了。

再说说岳飞写的《满江红》,有宋一朝,武将大多是文墨不通,能够写诗、写词的更是凤毛麟角,从这个角

度说,岳飞是个“异类”。不过,《满江红·写怀》这首词并没有像岳飞另一首词《小重山》那样直接认定,主要是因为《满江红》是明朝才出现。于是有人对这首词乃岳飞所创作怀疑态度,认为是后人伪作,更有一个原因,这首词没有收入在岳飞孙子岳珂所编的《金佖粹编》当中。

最近看到一个小视频,还原岳飞的《满江红》,从某个角度证实《满江红》为岳飞所创。1986年在浙江省江山(今江山市)收集到的《须江郎峰祝氏族谱》,其中有岳飞在绍兴三年(1133年)赠祝允哲的《满江红·与祝允哲述怀》。《满江红·写怀》显然是由《满江红·与祝允哲述怀》修改而来。祝允哲在岳飞驻守江州期间,经常与岳飞唱酬咏咏,在他的笔记里,记载有岳飞《满江红·写怀》的初稿,原词是这样的:

怒发冲冠,想当日,身亲行列。实能是,南征北战,军声激烈。百里山河归掌握,一统士卒捣巢穴。莫等闲,白了少年头,励臣节。靖康耻,犹未雪;臣子恨,何时灭?驾长车,踏破金城门阙。本欲饥餐胡虏肉,常怀渴饮匈奴血。借君行,依旧莫家邦,解郁结。

是不是这个词句,更有岳飞的



## 群力风光

大年初十,我与妻拜望永远守候着群力水库的父亲。

群力水库位于佛堂镇塔山村东面,距离村子约五里。水库大坝用泥土堆砌而成,当时建造水库,泥土全部依靠用肩挑、用人力拉。

1962年,当时在县人民法院工作的父亲响应国家号召,申请要求举家下放回祖籍塔山村,最终携妻与三子回到一贫二穷的故乡,我就是三子中的老二。那一年,父亲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。塔山村是远近闻名的缺水村,水荒让村民穷到骨子里。为改变这种局面,大家开始修建群力水库。

村民们都叫我父亲“老洪”。那是一个初冬时节,天气有些冷,水库大坝底部启闭机与出水涵管连接处,每节涵管相接处要用水泥涂抹,防止漏水,坝底的出水道要用数十根涵管连接,当时条件下,要靠人爬进涵管内作业,难度和风险度极高,大个子的人爬不进去,父亲个子瘦小,是可以完成作业的首选。父亲日夜操劳,而且患有肝病,消瘦不堪,但铺设涵管的时候,他却二话不说,脱去棉衣,推着水泥桶,匍匐着爬入涵管。

大家看不到父亲在里面是如何操作的,能做的就是等待,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。村民怕父亲在里面晕死过去,每隔一段时间就叫“老洪、老洪”,叫到他答应为止。熬过了数小时,父亲终于爬出涵管,说了声“好了”,但人却躺在地上起不来了。只见他脸色苍白,嘴唇发紫,我们赶紧把父亲送进医院,医生说这么重的病号,为什么不早点送来?一个重病号,是怎么在涵管内完成作业、是什么力量支撑的?父亲抢救回来,出院回家时,他回答了一个字:拼。

这一“拼”字,正是“群力”精神凝聚的结晶。那时候,塔山村百姓都在拼,一家男女老幼齐上阵。那时我虽年纪还小,但也加入挑土劳动大军。挑土上大坝成绩是用签记录的,挑一担土给一签,签有好多种,依次为一百二十斤的签、九十斤的签、六十斤的签,还有三十斤的签。我虽然挑得很费力,但都只能拿到三十斤的签,那时候的我个头不大,能挑动三十斤,已经很不错了。我毕竟出力了,群策群力,我也是这个“群力”中的一员。所以每当我登上群力水库大坝,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为建造这个水库,甚至有人拼上生命,我永远记得,积极投身水库建设的塔山大队社员丁明春被塌方的泥土掩埋,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,群力水库就是以“群力”拼出来的。

2004年父亲患重病住院期间,嘱咐我们他死后把骨灰撒到群力水库大坝上,现在骨灰早已融入大坝泥土。每当清明、冬至及过年时节,我们都会来看看,不上香,不烧纸,更不放鞭炮,只会在心里默默祭奠。

如今,经修缮的群力水库更美了,一汪碧水如黛,楚楚动人;站在坝上,近观清池,远看山色,让人观光不厌;水库集五仙坑、桃花岭等山体来水,滋润养育一方百姓;周围的乌猪尖、鹰迹山、嶺头塘各领风骚,乌猪尖山形如乌猪的大岩石风而不化,匍卧山尖一侧经久不落,鹰迹山山崖陡峭,仍孕育了郁郁葱葱的草木,嶺头塘不管天有多旱,塘水总是满满的。

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,我和妻子游群力水库,既拜祭了老父亲,又领略了湖光山色。

朝花夕拾

丁宝霖

生活拾趣 龚昌明

## 陪老爸退红包

兔年春节,我们全家约在酒店一起团聚拜年。

互道祝福后,分发红包自然是这个团拜活动不可或缺的一环。爸爸、夫人分别为晚辈们分发红包,传达的是一种心意和祝福;而懂事的晚辈们也为老爸递上一叠厚厚的红包,这可是名副其实的“压岁钱”,意在期盼老人健康

长寿。

爸爸对子女、晚辈们欢聚一堂感到特别开心。他说起了发红包的“规矩”:女儿、外孙本是一家人,无需给出两个红包;大学毕业刚工作的外孙给外公红包,着实实在懂事孝敬。他嘱咐我一定要在亲人微信群上发个信息,表达感动,道声谢谢。

一切皆大欢喜。

没想到第二天一早,爸爸说昨晚没怎么入睡。我问为什么?老爸回应,因为昨晚大家团圆既高兴又不安。高兴的是,子女们的孝敬;不安的是,外孙、外孙女等晚辈们给的大红包让他很是“过意不去”……

爸爸说,每年春节接受子女们给的红包习以为常,但接纳外孙、外

孙女的红包很不自在。说到晚辈们的爱心,爸爸激动得热泪盈眶……

是啊!老人哪是为了一个红包,要的就是一份爱心。

为了却老爸的心愿,我特地驾车陪同老爸前往二妹和二妹家,把外孙子女们给他的春节红包一一退回,并带上美好祝愿,祝他们学有所成,有出息!

春  
寒冬再冷  
抵挡不住春的气息  
黑夜再深  
旭日总会在东方升起  
路再坎坷  
更激起人们前行的勇气  
人生若茶  
沉浮浓淡各自所需  
迈开脚  
鲜花就在太阳照耀之处

王和清

春  
云溪花淡淡,春那水冷冷  
那是书写我家乡的记忆  
云溪花团锦簇  
溪水潺潺  
仰天躺在田野的地上  
呼吸着故乡的味道  
风吹草动  
发出熟悉而亲切的声音  
乡土气息的语言  
刻骨铭心

## 春回故乡

杨剑横

春风吹绿了屯溪的水  
吹淡了巫山的云  
吹皱了眉  
吹落了睫毛上的露水

## 与春风干杯

高发奎

与春风对饮  
请给我一个高脚杯  
像百合,像马蹄莲,像栀子花  
像槐花的蜜,提纯再提纯

汉诗节拍

## 红梅闹春枝头俏



娟子 摄